



徐從治

字肩虞海鹽人萬曆中進士知

桐城縣築堤八萬七千餘丈居

官強直棒殺豪貴蒼頭歷官知濟南府濟南多
大盜從治求勇士孫玉增等二十三人厚糈畜
之曰東方不能無事將有所用之分廵兗東白
蓮教徐鴻儒反鄆城陷鄒滕嶧縣聚眾數十萬
僭服改元從治督諸軍進討大破之檻鴻儒至
京師備兵薊州喜峰兵乏餉而譁圍撫道於遵
化從治單車入營變立定薊撫王元

言其能

請終養再起山東左布政使武德兵 追兵叛
吳橋執巡撫孫元化山東巡撫檄從治監軍救
登遂將孫玉增等八十騎而東亾何拜巡撫之
命于萊敵礮擊城樓崩一角從治補壞垣募死
士夜砍營焚三臺敵穿地道穴城從治亦穿壕
城中以斷之縋縵擲火罌焚穴中臭達于外相
持七月餘尸山積從治巡城中飛礮陷顯午
兵部尙書賜葬祭立祠廕一子錦衣衛百戶

崇禎九年十月十一日禮部接出黑字揭
帖一道大學士臣溫體仁等謹揭爲七月
之城守彌堅等事所有原任巡撫山東都
察院右副都御史卹贈資善大夫兵部尙
書徐從治應得祠名臣等酌議已定未敢
擅便伏候

聖裁

計開

忠烈

昭忠

奉

聖旨是正有點

禮部欽此欽遵今將

欽賜忠烈祠名咨行山東浙江兩省建立崇祠

春秋致祭

諭祭文

崇禎年 月 日

皇帝遣本省布政司堂上官陳以誠

諭祭原任巡撫山東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今贈兵部尚書徐從治并夫人黃氏

文

曰惟爾亮節弘猷精忠介品自敷仁劇

邑而典禮儀曹播分虎之聲擅飭

兵於秉憲靖蓮妖而廓掃
酬庸惟恩威久著於戎行而簡用特
膺乎節鉞困孤城而守固乘危障以
身先飛矢交馳捐軀誓死計聞軫悼
延賞厚終芝綸垂八座之榮松檟壯
千秋之色式承

諭祭尙克祇承

諭墓文

崇禎 年 月 日

皇帝遣本省布政司堂上官陳以誠

諭墓原任巡撫山東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今贈兵部尙書徐從治并夫人黃氏

文

日惟爾績著疆場勞深海國當烽烟之
旁午冒矢石以捐生城頭
心碧之

丹祠下泣招魂之淚為營
 借藏寵隆司馬之阡名重睢陽之節
 載昭俎豆永賁泉臺
 斤并錫

諭祭品

計開

猪一口

羊一羴

饅首五分

粉湯五分

果子五色

每色一觔

案酒五盤

鳳鷄一隻

燂魚一尾

燂骨一塊

酥餅四個

酥錠四個

鷄湯一

魚湯一分

降真香一炷

燭一對

重一
觔

酒二甌

焚楮一百張

右照會瀾江等處承宣布政司准此

崇禎六年十月初十日對同都吏楊憲祖

明大司馬肩虞徐公傳

吾師肩虞徐大司馬以身殉萊而卒保其城一代奇節也余旣以碑板之文託虞山先生余宜爲傳論其大節傳曰人臣臨難有可以死可以無死者夫死而權其不可意其所關係但一身名節耳若夫兩軍相遇尺寸必爭叛賊當前存亾呼吸而顧蓄縮生臆見義不爲曰我且有詞以塞衆議此其瞻顧七尺有市心矣吾師之於萊可以無死者也天子詔曰萊無馳入萊

城濟撫駐青居中調度公此時可不入萊不入萊必不死不死而辭於人曰吾守君命不踰尺寸其誰得而議之而公不肯駐青冒險授命曰吾以愧人臣畏死而嘵嘵自解免者嗟夫公義氣激發如水注東其平生瀕死者非止一端不則亦與世牴牾屢進屢躓高樹多悲風蓋其植立然矣公以丁未成進士筮爲桐城令卽均賦稅清田畝救水荒一切無所避忌聲起而忌亦隨之歷俸五期得薦十九猶爲直指所劾左其官改爲武學博士是時臺省多浙人又平湖方執國命與公同年至歡使公稍俛仰依阿立可得銓部公落落不可得親疎也爲國博踰歲爲南儀部滿三歲始轉爲濟南太守皆循資量移掇人所棄而公恬然安之公治濟南又不肯齷齪薄書顧搜拔才勇武健之士孫玉增等二十有三人寵以衣馬厚其餉糈人多以爲務所不急公獨笑曰行當有所用之矣亡何妖賊徐鴻儒等果叛攻城城陷畧地地圻犄角鄒滕

分地而王是時公爲兗東道副使權奇制勝或
攻或襲擣其中堅披其枝葉戰嶧嶧圍解戰曲
阜聖宮得全刈夏店焚其輜重然後大隊畧滕
賊突滕而走趨山附固急追勦平之而鄒亦股
慄不支各鳥獸散擒鴻儒械送京師降者四
萬六千皆不殺自夏訖冬六月而膚功奏然公
冒雨冒河冒矢石瀕死者數矣凡用以浴血格
鬪一可當千者卽公所披拔武健之士孫玉增
等二十三人也明年晉公右叅政備兵濟南尋

序平妖功加二級以右轄攝全漕會妖黨再
動復留公沂州巡道公留而賊亦不敢動然公
意在赫濯威靈寒其膽鬼根株始拔臺使者意
重姑息與公意不合公卽時掛冠去明年乙丑
魏崔竊柄公擯不與通且惡之語頗洩乃以計
典調公戊辰魏崔敗起公薊州兵備時撫薊爲
中丞王公應豸與公意又不合然公特以勵兵
清餉恥爲隱飾不合於上官耳而軍與民皆孔
邇戴之亡何臺丁諫王撫窘甚他監司惴惴不

敢前公挺身出諭之咸合掌羅拜曰此好官此好官立解散會王公應豸逮再易王公元雅撫薊與公又不合公又掛冠去公去而騎入遵化新撫不能守自經死人人思公足當鎖鑰矣又卽家推公左轄備兵武德而孔賊友德之難作孔賊者我之衛律姚令言也旣襲取我六邑而當事者猶遲疑養癰以致賊如驕子弄我掌股上一鼓下登州勢如破竹是時始用公爲濟撫公卽上疏曰言撫者誤 陛下昔人有言我

與孔賊不可復合有如此水矣臣寧死捍賊不敢言撫有 詔勅公居青調度而公卽時馳入萊城曰人臣業叨秉鉞而避險卸責如是者不忠公甫至萊閱軍未畢而賊已薄城下盡其輪攻凡穿十餘洞以穴城築十數臺以瞰城因臺施砲以碎城鉛子晝飛天地昏慘士紳皆哭而公神色自如計前後六十日大小百餘戰未嘗少挫每戰必有斬獲而中砲者無論賊雖未遁而三鼓氣竭奄奄不振卒不能陷萊城矣一夕

巡西城爲賊砲中額流血巖面大呼曰我爲厲
鬼殺賊爾等堅守勿怖語畢氣遂絕嗚呼烈哉
事聞 天子震憚贈公兵部尙書予三代誥命
蔭一子錦衣衛世襲百戶賜廟額曰忠烈是卽
異時所以易名者也天之篤佑我公亦云覃矣
師徐氏諱從治字肩虞父曰星魯公家海鹽世
有隱德詳載虞山錢先生誌中方震孺曰吾師
以萬曆壬子分較南闈拔士十二周忠介順昌
朱孝介陞宣皆與他錚錚以功名顯者未可縷
指若不肖不足道也氣味所召神作之合不然
何以淵源忠孝不爽銖黍乎余戊辰初脫璫難
師亦適在長安把臂痛哭引文中子言齡也志
而密靖也果而斷徵也直而遂之語以見勗今
余志氣頽倦潦倒無所成立僅留此刀鋸餘生
爲師作傳謹詳列可以無死而必死之概吾師
九原必有首肯者嗟夫蘭桂摧折蕭艾敷榮蓋
自古然矣然則低迴流俗沒世無壞其人亦可
知也夫

賜進士出身巡按山東湖廣監察御史門生方
震孺頓首拜撰

明大司馬肩虞徐公傳

國家有兩大變殺兩大臣一爲江西宸濠之叛
巡撫姚江孫都御史死焉一爲山東孔賊之亂
巡撫海鹽徐都御史死焉兩公皆淪產皆死賊
皆贈尙書皆世錦衣皆廟食後先兩忠若左右
券之合也公諱從治字仲華號肩虞爲贈資善
大夫星魯公應奎之仲子公癸卯領鄉薦丁未
成進士筮桐城令桐故瘠土賦役難平公至首
定版圖權其輕重率以畝稅爲差桐浸稽天稼

穡無地平陸幾沉公先破浪勘災至峽山口獲
碑刻宋理宗紹定四年辛卯洪水至此天蓋以
平成之責付公也公卽發倉賑饑全活萬計躬
督築堤至八萬七千餘丈使後世民免於魚壬
子公南闡同考得士十有二人如忠介順昌周
公先公死璫難公以冰霜忤強禦臺使誤聽忌
者之口劾公不實爲兩京臺省所叅公大湔白
執秩者議左調而公乞改教以謝言者循資擢
知濟南府時開鐵相繼淪沒東餉無繇捷應登
道有海運之議公爲指陳利害四議當事者不
以爲然後七千五百餘石俱付逝波人咸服公
明見焉濟府獄詞塵封者三百餘歷有年矣公
以兩閱月清讞而民自不寃合屬三十六邑輸
鑑舊例貯府轉解藩司公革前弊每爲累其批
文請藩屬一司收者與解民對兌而頌聲載道
若校士衡文鑒別無爽如拔童子劉開文於擯
卷中而卽登雋若備武選雄健孫玉增黑大方
等二十三入後熾妖守萊各賴其忠勇俸僅二

年廉能上聞舉天下卓異第一賜金賜宴特
晉兗東道值妖賊徐鴻儒等叛據鄒滕公與大
軍楊肇基謀曰兵法攻城爲下賊之精銳積聚
在夏店紀城此鄒滕之中堅也擊其首尾其中
必救不如疾擣中堅則兩城可圖也令一營佯
攻鄒大將軍率各營從間道趨黃陰燔其寨賊
盡棄輜重奔而之滕大勢自此衰矣然城未卽
下公命分兵復滕斷賊右臂諸將皆難之公獨
率三營驍騎奮擊一鼓而滕復隨卽集大師以
攻鄒鴻儒夜逸我兵擒之解京獻俘降者四
萬六千有奇赦不殺自夏迄冬閱六月而功成
叙加二級以右轄攝漕儲會妖黨戴世奎再發
中丞王公題留公復巡沂勦撫兼用餘孽始盡
而直指獨主撫與公矛盾遂乞終養歸時方魏
崔竊國柄左楊諸公皆慘死公憤起曰安得三
尺從事斬此佞臣頭也亡何新天子改元補
薊州道詔公泣磔崔呈秀屍血色尙鮮快公素
志夏營路臺丁要餉譟圍遵撫公聞變卽單騎

入營諭之曰給三月餉歸爾信地不然命將擊汝亂兵皆呼好官毋驚動立散去時新撫不知兵公連疏乞歸再閱月而王撫撤邊備陷遵化已及於難矣越明年起公爲武德兵備孔賊方作亂攻陷六邑公毅然曰此臣一腔熱血上報聖明時也遂率八十騎赴萊應援尋拜濟撫偕防院謝公璉盟曰我等荷國重任誓不與賊俱生萬一不濟當作厲鬼殺賊語訖而賊已薄城下矣蓋自濟撫受任暨萊圍殉難凡七十有六日其間賊之攻城自二月初四日始如所稱二面攻四面攻八面攻者攻凡數十卽其因勢攀登爲我鎗砲擊却殺賊最多此則我乘其攻而爲功也攻之秘莫甚於鑿隧掏洞而掏洞自此月初七日始如所稱一二洞三四洞五六洞者洞亦數十其深若屋大可旋馬可藏百人爲我捶塌火燬水溺賊死無筭此則我因其洞而爲功也攻之猛莫如臺始一臺繼二臺或三四臺者臺亦數築當其臨高架砲視城必瑕不知爲

我火攻諸臺煨燼死賊數百此則我藉其臺而
爲功也雖孤萊單旅與賊衆大不相較特爲公
忠憤所激將佐効命兩月間我師七出戰必斬
獲連燼賊首此又我以寡擊衆以戰當守而爲
功也所恨當事者以撫之一字致賊披猖不發
一旅公惟丹心厲氣與謝撫璉朱守萬年楊帥
御藩彭叅有謨如張許之與雷南守萊若睢而
已公常坐麗譙屢有鐵子破窓入垣了無怖容
指揮自若竟以身障萊城卒中飛礮用驗一腔

熱血上報 聖明之一語也嗣是越七月之久
城守益堅逮關寧兵至寇遂宵遁孰非公之忠
魂壯魄爲之捍衛殺賊也哉嗟乎公碎首存城
東人慟之中朝慟之天下咸慟之故當時冢宰
閔公疏稱公備兵東魯勘定蓮妖親冒矢石素
號知兵適余撫交代之際軍事旁午勢甚倥偬
乃循東人之望而任之今身死而城存焉雖巡
遠之忠不烈於此矣事聞 天子震悼 旨曰
逆賊猖獗萊城堅守控扼要地保障一方勞績

可嘉贈廕特祠一時曠典俱備公固負於
朝廷而朝廷亦無負於公矣公以經術起家
前爲孝子而愛日後爲忠臣而致身以至孝作
大忠與國家死事名臣共垂不朽誠與孫忠
烈後先相映矣乎燦桐人也稔公令桐仁政爲
兆民奕世崇蔭欽公死萊精忠爲廟社千秋
柱石惜燦質言未足表公之萬一也爰爲之傳
賜進士出身通議大夫南京禮部尙書前南京
吏部侍郎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
教習庶吉士協理詹事府少詹事左右春坊
庶子中允南京國子監司業國史編修
纂修實錄副總裁經筵講官通家舊治生
葉燦拜撰



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贈資善大

夫兵部尙書忠烈肩虞徐公墓誌銘

公姓徐氏其先處仁以尙書從宋南渡僑居姚
江四傳爲彥明令嘉禾占籍海鹽今爲嘉興海
鹽人也公諱從治字肩虞一字仲華曾祖壽祖
鼎父應奎祖父皆贈資善大夫兵部尙書妣皆
夫人公之祖病隆冬思食瓜父泣禱於西疇瓜
累累臥藁葉下人呼爲孝瓜徐母黃氏夢金甲
神執干舞中庭寤而生公甫四歲海潮夜溢床

楊歛蕩忽有厨浮床下端坐而免十歲讀袁紹檄豫州文拍几歎詫塾師問之曰恨不生當其時手馘老瞞耳萬曆癸卯領鄉薦丁未舉進士知安慶桐城縣勾稽畝稅平亭獄訟期年而大治大水浪過峽山口視其刻石曰宋理宗紹定四年洪水至此蓋五百年矣乘船破浪軒頓巨浸中相度捍禦灑沈賑饑全活無筭水降按行圩岸築堤八萬七千餘丈晝夜雜作土實石堅水不復爲害居官疆直不善事御史外計留量

移自請改武學教授轉國子助教遷南京禮部主事至郎中知山東濟南府屬邑官吏解銀林立堂下公援筆判牒尾次第舒鴈引去東方多事募百金之士捐金推食搏力勾卒其後征妖捍萊拳勇歛集蓋取諸此也舉治郡卓異賜金錫宴升山東按察司副使分巡兗東而白蓮賊之變作公受命監軍鞞刀策馬亂漲河衝黑雨夜半入兗城賊塞路要遮弗顧也大軍將攻鄒公語大將楊肇基曰兵法攻城爲下賊精銳聚

紀城夏店踞鄒滕之中吾擊其首尾其中必兩救不如擣其中堅中堅破則兩城皆瑕矣分一師陽攻鄒大將從間道疾趨攻嶧賊恇駭焚其營寨奔滕賊之大勢熸矣我軍圍鄒未下公曰師老矣頓兵城下無益不如分兵勦滕斷其右臂使不得相救鄒可立破也乃率三將簡驍勇直擣滕城賊棄滕退保兩伏山以輕騎躡擊之而逸者勿追伏山之賊盡矣於是急攻鄒鑿城通道賊泥首降擒賊首徐鴻儒獻捷赦脅從四

萬六千有奇觸冒矢石櫛沐暑雨巢車晝望饋無夜偵在行間六月勞不解甲倦不支枕計殲妖之伐公功爲多升布政司右叅政分巡濟南叙功加右布政使督漕江南會蓮妖再發東撫王公惟儉謂非公不能辦賊題留守沂按臣力主撫與公異議遂請告歸養復中外計量移卽家起薊州兵備尋加左布政使警益急薊撫皆庸人不可與共事復移病歸里不兩月入大安口陷遵化薊撫伏法而公益見推重辛未

起山東武德道兵備及淮而孔有德叛攻陷濟南六邑倍道宵征赴監軍之命於萊無何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二月朔與萊撫謝公璉同日受事卽日賊已抵城下自二月四日至於四月肉薄環攻不舍晝夜礮石星流飛矢雨射城中蒙頭而炊負戶而汲公意氣自若激厲將士拊巡夷傷栖止麗譙誓共生死賊舞梯衝攻我自三面至於八面我伏鎗砲須其上而擊之賊築高臺瞰我自一臺至三四臺我縱機火焚其臺而墮之賊掘地道穴我深可旋爲自一洞至數十洞潛隧響穿城隅近塌幾陷者數矣我用穴塹寘壺焚穢縱火之法薰尸滿窟賊死者無筭公又與總戎楊御蕃遊擊彭有謨選擇死士懸門突擊後先搏戰殺賊數千人當是時援兵皆畏賊左次不敢進贊畫主事張國臣唱撫議中朝皆倚之以爲撫成則萊圍立解姑以援萊爲名耳三月初國臣遣人爲賊求撫公嚼齒大罵安得尙方劍斬此大奸細乎乃抗疏

白其狀曰國臣以撫爲賊解嘲而賊借撫爲緩
兵急攻之計國臣使每一至則賊攻轉急國臣
曰我不當縋城出擊以怒賊也果爾則必使賊
任意攻打我拱手以萊授賊如孫元化斷送登
城故事而後可成國臣之撫乎當孔賊之過青
也舊撫臣余大成擁兵三千追擊甚易元化遺
書云賊已就撫兵不可往東一步以壞撫局大
成如其戒而止及至登城明知張燾兵已順孔
賊又使張燾領兵出戰又聽三百餘賊誑言而
開門揖盜致登城數十萬生靈盡作刀頭之鬼
今萊城被圍賊視臣等猶元化也公然爲之解
曰吳橋激變有因也一路封刀不殺也一聞詔
使遂止兵不攻也吾誰欺欺天乎今元化入京
已久又得國臣僞報盈庭集議必以爲一紙賢
於十萬援兵絕跡不來職此故矣臣死當爲厲
鬼殺賊斷不敢以撫之一字面諷 至尊淆亂
國是送封疆而戕生命一誤再誤不可收拾也
疏入中朝皆不以爲然公方重圍困守無以罪

也而賊徒益棄疾於我四月十六日架元化所遺西洋大礮攢擊城西南隅勢甚厲公方簡閱丁壯指麾出戰左右請少避之公曰不可語未絕口礮中顙額身仆血管中萊撫馳而撫之絕矣萊人大臨守陴者皆哭其子同貞等自浙來奔喪扶櫬返葬 朝廷聞而傷之追贈資善大夫兵部尚書蔭一子錦衣衛百戶世襲予祭葬賜祠額曰忠烈嗚呼兵部條上方畧固曰萊撫守萊東撫駐青調度公不入萊可也公不入萊必不死公不死而號於人曰我奉詔駐青不敢失尺寸雖亡萊不任受罪也公之意以爲東撫控壓全齊駐青不足以鎮萊人之心而入萊則可以繫全齊之命委一身於孤城示全齊之人以必死而劫之以不得不救是公之居萊者所以救萊也賊盡銳合圍累旬浹月慮我師之綴其後必不敢解圍長驅狼豕奔突是公之守萊者所以保全齊也賊致死於萊力盡不拔勞瘁單乏師老形變解圍之後以全力蹙登賊三鼓

氣竭枝梧撐拒不翻城內應則啣尾宵遁是公之固萊者所以復登也柳子厚論睢陽之事曰俾其專力於東南去備於西北力保於江淮而功靖乎醜虜以此論公斯得其大者雖然世知公以死守萊之爲功而不知其以死拒撫之尤爲功也賊以撫謾登以撫謾萊且以撫謾中朝而獨不能謾公公死之後駟至於侮明詔戕命使而萊卒堅守不下公以死持之也故曰其功在萊登之撫疆吏王之萊之撫中朝王之公之

拒撫拒賊也而拒中朝也拒求撫之賊易拒主撫之中朝難以死拒賊易以必死拒中朝難故曰其功在社稷嗚呼斯其故難言之矣公爲人孝友廉潔正直忠厚矜細行動小物和不徇人介不絕俗蓋質有其文彬彬名實之君子也爲吏去觚角紕雕琢有所施設機張鍵閉往往能出人薊門軍索餉圍撫院於遵化公單騎馳入陰部署夷丁標兵分營四門按兵不動登城而呼曰給三月糧趣歸守信地否將擊汝衆聲誓

如雷薨然而散其沈幾應變類此而惜其所就
之止於此也公歿時年六十有一妻黃氏累封
夫人子五人同貞恩貢生襲錦衣衛西司房理
刑副千戶有貞益貞濟貞復貞俱庠生女一字
譚吉霽崇禎七年十二月二日葬於曹家湖之
阡在海鹽縣西三十里公宰邑考文所取士多
以文章風節著周忠介順昌方御史震孺宮諭
拱乾其尤也於是同貞屬官諭件繫事蹟爲行
狀而介御史以乞余銘銘曰

外訂王畧中

否專城失守列郡風靡婪婪孔賊間爨反戈月
暈重圍雷轟專車援孤虬蟬控絕虎豹誓命沈
城碎首飛礮公雖隕節萊完登復虛危之壑四
履如幅遼西畿東朔馬縱橫金柝罷擊和門不
扃禡牙樹燾孰非臣子委而去之如脫敝屣公
碎一身以奠全齊使知國邑重於命軀 帝庸
勸節峻逼台司逃臣骨驚志士髮植享祀有嚴
鄉夢不假睢陽廟中睢陽城下忠表汗竹烈光
羽林斲石幽竈永質古今 賜進士及第通議

大夫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協理詹
事府事虞山錢謙益謹撰

明巡撫山東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贈資善大
夫兵部尚書忠烈肩虞徐公墓表

昔言天下雄勝齊得十二今山以東肩肘神
都爲勝綦重天爲國家生一人定一方作大
東萬年計必鍊積其年用塞其遇自嬰幼而壯
立縫褐而黼裳其間方登旋躋歷盡艱棘至於
死而後已使成不世之功是天之承就人者最
殷而人之仰答朝家者最篤今古不多覯也
果有一人定此一方至於忠血成碧忠骨成墓

可無表之乎按公誌狀公諱從治字仲華一字肩虞爲贈尚書星魯公應奎仲子母黃太夫人方娠公夢金甲神執干羽舞中庭封公曰此虞庭治徵生子當以命名是秉鉞之任已兆於叶熊日矣公甫四齡偶晦海潮大溢瀕海居者皆漂沒公母不知所措忽有大厨浮來見公安坐厨上若有神助髫歲讀袁景休討曹操檄曰何不乘一鼓滅此漢賊乎於時便見英武頭角十六補博士弟子員癸卯領鄉薦丁未登進士令

桐城公年稱壯天若鍊積其年而畀之任也桐爲江北巖邑公先以更版平役慰民不平時際澤傲歲乃大饑公卽乘舟踏勘幾身試重淵中至峽山口有刻石云宋紹定辛卯洪水至此是理宗改元之四年也約五百年而更有此大浸公爲奏狀發倉全活百萬復請築隄禦水大小通計二十二處共築圩岸八萬八千一百九十餘丈壬子同考南闈得周蓼洲公猶稱死忠第一拮据五稔卓冠循良乃中忌於臺使之手而

屈意武學歷階成均爰主南祠郎中客署者又七年豈非有當於用塞其遇之一言也乎已未晉守濟南濟爲東省六郡雄轄州邑三十有六是時開鐵繼陷遼師誅餉於東必海運捷給而濟之瀕海十州縣有蓋州交卸之危公爲議不當海運者四事得中止東人至今賴之凡讞獄公必從九死覓一生各屬解賦例自郡而藩公革前弊省羨餘八十一萬緡公試士有神鑒大東西榜藝甲中原復念存奮武搜簡驍猛若孫玉增黑大方秦大鵬等二十三人厚遇之後用之平妖守萊有血戰功是秋九月兩臺會疏以臬憲備兵充東借公爲請而計典仍列守臣異等蒙宴幣之 賜公自濟而沂卽有輕勇之振芻粟之儲而虎陣神機器械悉備若逆知其有此日者壬戌夏仲賊首徐鴻儒以妖術作亂自旬二至望先陷鄆城繼陷鄒滕與其黨侯五魏七沈智夏仲進等改元頒爵劫袞而衣截漕而食擄掠村市子女金繒谷量山積不可勝紀公

謂定此大亂必用大將遂請兩臺奏起楊總兵肇基則我軍之三官五教重有寄焉時方六月興師公亟令楊遣一旅救剡親率甲騎百五十人馳嶧誓死奮擊擣其大營橫屍喋血賊遂奔北退巢崗山公與楊議曰攻城爲下賊之精銳積聚鄒滕兩界之中不如擣其中堅而兩城可圖也廼於八月生明楊總繇間道趨黃陰連攻夏紀界河焚其輜重俘獲無算賊之兩城不通勝筭始在我矣自是攻鄒踰二旬城猶未下公

聞變卽單騎入圍諭給三月餉各營改譁爲歡
明日復請八月全給公以爲驕不可長先營四
門調夷家二丁及標營約二千餘半扎壕隍半
張旌鼓整隊南出各譁駭散公急傳箭止毋追
殺可謂一指顧間底定大亂功豈渺哉新撫王
元雅不知兵邊備都撤公度其必敗連疏乞休
歸纔閱月而遵化陷矣辛未少宰謝青墩公以
諸臺省薦牘奏公堪任邊鎮督撫起山東左轄
備兵武德甫抵淮卽聞孔賊攻陷登黃間公曰

此臣一腔熱血上報 聖明地也以臘月下浣
之任王正小盡受撫軍余大成代公拜 命之
日卽與防院謝公總盟曰吾輩荷 國重任誓
不與賊俱生萬一不濟當作厲鬼殺賊語未畢
而賊已薄萊郊矣自茲賊勢益熾肆窮兇未有
之攻所稱駕空構虛臨睨城堞以施礮砲萊自
有射火燔臺焚賊莫御之勇必不使臺逞攻之
上具也鑿壕掏地直至城根大堪旋馬萊自有
懸捶火礮擣壓莫撓之勇必不使掏稱攻之秘
技也賊騎五千步至數萬竊登軍火藉作鋒銳
萊自有闖關闖營對仗衝殺過壕拔塞之勇累
出斬獲賊死我鎗砲何啻千餘奪獲大砲旗纛
盔甲鉦鼓刀槊甚夥必不使賊誇攻圍之勁敵
也賊旣臺不足攻隧洞不足恃賊衆不足多於
是假手張贊畫宋登道金一鯨之緘書手揭冀
以撫之一語緩我力守且通我懦將王洪以一
元寶贈賊差役爲南部指叅公雖隔絕不聞而
於金一鯨講撫時不覺憤斥之曰是欲我作孫

元化也欲萊如登一城都作刀頭鬼也安得尙
方劍斬此大奸細乎當此之時孤城久困援兵
屏跡而我馬步官兵不及五千猶能人人血鬪
大小百餘戰未嘗少挫此皆公之忠憤有以激
發之也何期四月十六日未時登城中彈竟自
畢其死而後已之念嗟乎公雖碎首而賊卒不
能破萊至於七月之久金湯如故伊誰賜也余
嘗讀唐荆川先生論張巡死睢事以爲有唐安
史大亂大河迤北無堅城也惟江淮以南財力
可恃巡力守睢陽使賊不得半步踰睢而南猶
之徐公守萊萊爲全齊門戶 京輔肩財公誓
死力守萊亦使賊不得半步踰萊而東二公可
謂百世同功矣惟 聖皇恤死贈爲尙書祠額
忠烈蔭世錦衣 賜之祭墓永固忠骨余獨快
荆川之意表之爲有明誓死守萊贈兵部尙書
徐公之墓

賜進士出身資善大夫正治上卿兩京都察院
左右都御史掌院事唐世濟頓首拜撰

血經

卷之一



